

# 真實與想像的空間交錯： 以臺南大天后宮的建築形制及功能為例\*

毛紹周\*\*

## 摘要

第一級古蹟「臺南大天后宮」建築群於明鄭時期肇建，迄今已有三百餘年，因各種歷史原因，現今留存與建築相關之各種文獻資料並不完整。又因各段時期之社會交替與變遷，使此一空間場域的各部特有名稱或功能交錯結合了各種歷史事件，並以傳說方式不斷被創造出疑似遊走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的場域功能，使此建築群在各歷史時期之形制與功能，充滿著是否曾經真實存在此場域之各種疑點。

本文論述以蒐集各相關文獻史料並結合傳統建築空間之理法原則，再與目前所認知的名稱現象進行比對，推論除了現行所認知各時期的歷史名稱之外，是否存在另外第三種以上的可能性結果，進而試圖剖析與還原最接近真實的深層答案。

**關鍵詞：**施厝衙、皇帝殿、〈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臺南大天后宮、官廳、宗人府、監軍府

---

\* 本文部分內容曾以〈論《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在「正殿」位置疑案中所衍伸出的幾個問題〉、〈臺南大天后宮之「宗人府」建築群傳說探討〉、〈臺灣傳統廟宇建築中之「官廳」功能初探：以臺南大天后宮官廳為例〉等三個題目，分別於中華民國建築學會第十七屆第一次（2005年6月18日）、第二次（2005年11月26日）、第十八屆第一次（2006年5月27日）等三次建築研究成果發表會中宣讀，感謝大會評論人林會承、楊仁江、閻亞寧等教授悉心指正，內容亦經大幅修正。最後，承蒙方真真教授與貴刊兩位匿名審查人給予寶貴修正意見，及貴刊編輯細心校閱，使本文疏漏得以減少，謹在此致上誠摯感謝。

\*\*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生

來稿日期：2014年3月27日；通過刊登：2014年7月7日。

- 一、前言
  - 二、寧靖王府邸與「大明正朔」的安奉之處考
  - 三、寧靖王府邸「監軍府」與「宗人府」傳說考
  - 四、施琅與「施厝街」傳說考
  - 五、朱一貴的「皇帝殿」傳說考
  - 六、大天后宮「官廳」功能考
  - 七、〈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所衍伸出的「正殿位置」疑案
  - 八、結論
- 

## 一、前言

全臺祀典臺南大天后宮（以下稱大天后宮，參見圖一）位於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227 巷 18 號，民國 74 年（1985）8 月 19 日經內政部公告為臺閩地區第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建築群的肇建歷史可溯源至明永曆 15 年（1661）鄭成功進取臺灣後，明寧靖王朱術桂於永曆 17 年（1663）挈眷東渡，<sup>1</sup> 在赤崁城南，興建寧靖王府邸，又稱一元子園，亦即現今大天后宮與武廟的大部範圍。清康熙 22 年（1683）施琅率清軍大敗鄭軍於澎湖後，鄭克塽派使請降；寧靖王見大勢已去，從容自縊殉國，自縊前將其府邸捐為佛庵。施琅領臺後，係將平臺之功盡歸媽祖庇佑，因此又將原寧靖王府邸改建為崇祀媽祖之廟宇迄今。

此建築主體歷經明、清、日治、民國等時代變遷，三百餘年來不斷在主流或非主流社會的各種層次之中，並於不同時期的政治、經濟、宗教等背景影響下，不僅建物功能數度改易，也見證了臺灣各階段的歷史與社會演變。但在此同時，這個獨特的空間場域，也因發展歷程中的多重樣貌，其建築與空間亦形成了數個真實與想像交錯的形制及功能，有待釐清。

---

<sup>1</sup> 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九：人物 勝國遺裔〉，頁 119。



圖一 大天后宮、武廟空照圖（左）暨地籍圖（右）  
大天后宮坐東朝西；武廟坐北朝南

資料來源：亞新國土科技測製，《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像片基本圖：臺南》（臺北：內政部，2004），圖號：93r008-068；〈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載日期：2014年6月23日，網址：<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DA0960200144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8&iscancel=true>。

大天后宮建築空間因歷史久遠和不同時代更迭所造成的動盪過程，社會各界在其各種建築形制與功能的詮釋問題上，都遭遇了史料不全的研究困難，目前各種推論與加入各種想像的口語傳說，就在這種情形下大量地進入該場域並試圖建構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一般傳說多認為，現今大天后宮正殿曾是明鄭時期奉明正朔的殿堂，做為頒曆等集會時的場所；正殿南側（左側）曾建有宗人府，北側（右側）為監軍府，<sup>2</sup> 正殿南、北兩側殿堂後各有一井，稱為龍目井。<sup>3</sup> 故本文首先就對大天后宮在明寧靖王府邸時期，「大明正朔」<sup>4</sup> 是否於該宮正殿安奉，主體建築群兩側之「宗人府」與「監軍府」等兩場域是否於歷史中真實存在，施琅是否真將該場域私充為

<sup>2</sup> 「明永曆 18 年（1664），鄭經從金門迎明寧靖王朱術桂，……以監軍身分渡臺，鄭經為了表示禮遇，在當年臺江東岸邊的高灘地，興建府邸。中堂左側立宗人府，右側立監軍府，……，稱「一元子園」，供朱氏居住，成為明代王室在臺香火之象徵……。」參見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1），頁 66-67。

<sup>3</sup> 「正殿南側，有鄭經所建的宗人府，以為安置隨軍東渡來臺的明鄭宗室，北側亦有鄭經所建的監軍府，做為寧靖王辦公廳堂……殿堂後各有一井，稱龍目井，如龍之雙目。」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2000），頁 232。

<sup>4</sup> 「鄭經建宮殿奉明正朔後，為表示尊重明室，乃請代表永曆帝監明鄭軍的寧靖王，入居殿後齋房……據採訪及現存遺跡推測，奉明正朔的殿堂，在今奉祀媽祖的正殿，……做為頒曆等集會時的場所。」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32。

「施厝衙」<sup>5</sup>等問題，進行各種歷史脈絡的延伸印證。

康熙 60 年（1721）臺灣發生朱一貴事件，據傳朱一貴曾將大天后宮改為其王宮。<sup>6</sup> 筆者亦質疑朱氏將大天后宮稱為「皇帝殿」傳說的真實性。

接著探討該宮北側建築群在歷史上的形制問題。蔣元樞從乾隆 40 年（1775）開始至乾隆 43 年（1778）完成臺郡天后宮整修。整修後留下了一份目前該宮最早的建築圖文〈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保留了大天后宮當年的古老原型。臺郡天后宮即現今的大天后宮，該圖說收錄於《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中，內容分有軍政、文教、民生、習俗等四大項。屬習俗項之圖說八套，其中〈重修關帝廟圖說〉、〈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重修海會寺圖說〉、〈重修龍王廟圖說〉、〈重修風神廟並建官廳馬頭石坊圖說〉等五套建築圖說中，出現了名為「官廳」之建築圖樣，在臺灣傳統建築形制中留下具有特殊意涵的建築名稱。<sup>7</sup>

前述五座習俗屬項之建築群，目前尚存有當年之「官廳」建築體者，僅餘臺郡天后宮。可惜此座「官廳」於民國 60 年（1971）間將第二進改為奉祀三寶佛之後，原有之「官廳」功能幾近消失；今臺南地區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中附有「官廳功能」的廟宇已全然無存。據查訪臺南市清代舊屬臺灣府範圍，非該圖說內之寺廟建築中，位於成功路上的觀音亭與興濟宮（大道公廟）中間之官廳，為目前尚保存官廳名稱者，但平時鮮少開放，功能亦無法完全顯現。本文將對「官廳」形制之功能性作進一步探討。

最後探討該宮過去至現在的正殿位置更迭問題。〈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中廟埕的戲臺、旗竿臺現均已不存，然而該圖說顯示，當時之正殿位於第二進，但現今的正殿卻是位於第三進。本文將針對兩個空間為何互換錯易的理由，或圖說的內容記載是否有誤等問題進行討論。

為了追溯、還原更接近真實的歷史空間，筆者擬使用場域持有者的視域，進行真實與想像兼具的思考方式，來觀察此一建築群的部分空間形制、功能疑點及歷代的興修歷程。本文部分汲取二元論（binary oppositions）的對立批判模式，以質疑現有的認知結果，作為目前二元選擇之外的第三種、或更多重選擇性的三元

<sup>5</sup> 「施琅率師入鹿耳門，強占一元子園為宅第，稱施厝衙……。」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38。

<sup>6</sup> 有關後世稱大天后宮為皇帝殿的由來，參見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70。

<sup>7</sup>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3）。

辯證 (triple dialectic)<sup>8</sup> 基礎。其過程中，除重新檢視多件既定成俗的舊有認知之外，並嘗試開啟它種可能性的替選方案，再藉由多元性思考的解構過程，進行探討大天后宮在歷史場域中的諸多疑案，並試圖揭開大天后宮建築群更深層的自身歷史，重新梳理被當前社會認知所建構之想像空間。

## 二、寧靖王府邸與「大明正朔」的安奉之處考

今人所傳寧靖王朱術桂府邸當年為安奉大明正朔之處，頒布皇曆之所在。<sup>9</sup> 鄭成功自明永曆 3 年 (1649) 始奉永曆帝朱由榔為正朔，直至清康熙元年 (1662) 永曆帝在滇中遇害為止，朱明王朝應已正式結束，但鄭氏在臺灣仍繼續堅持使用永曆年號。永曆 15 年鄭成功攻取臺灣，試圖延續這個將被消滅的朝代，當時不少朱明王室遺族相繼渡海投靠臺灣鄭氏政權，奢望鄭氏能完成將要絕望的復明大業。康熙 22 年澎湖一役施琅大敗鄭軍之後，鄭氏軍臣決議降清。當時在臺的朱明王室遺裔尚有監國魯王世子朱桓、瀘溪王朱慈爚、巴東王朱江、樂安王朱浚、舒城王朱竣、奉南王朱熿、益王宗室朱鎬等。其中唯寧靖王朱術桂聽聞施琅率大軍克取澎湖之時，全家即於府邸自縊以身殉國，其餘在臺諸王均同時一併具降，向帶領清軍平臺的福建水師提督一等侯施琅呈繳原受封金冊。<sup>10</sup> 朱桓等宗室數人降清之後，施琅將各遺裔遣送內地，移交給各督、撫，聽其主官裁示安插歸鄉。<sup>11</sup> 目前在文獻史料中，尚無發現刻意加害前朝在臺之朱明王室遺族的事例。

<sup>8</sup> 三元辯證 (triple dialectic): Lefebvre (列斐伏爾) 批判一切形式的範疇式或二元邏輯。堅持兩個項目以及圍繞它們而建立的對立及二元反對永遠不足夠，總有另一個 (Other) 項目。參考 Edward W. Soja (索雅) 著，王志弘、張華蓀、王明民譯，《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8-9。

<sup>9</sup> 「此一供奉明正朔的殿堂，應是鄭經以公帑建造，是為當時臺灣最雄壯南方式的宮殿。」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32。

<sup>10</sup> 所謂「金冊」，根據《明史》記載：「親王冊寶：冊制與皇太子同。其寶用金，龜紐，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文曰『某王之寶』。池篋之飾，與皇太子寶同。寶盞之飾，則雕蟠螭……親王世子金冊金寶：承襲止授金冊，傳用金寶……郡王，鍍金銀冊、鍍金銀印，冊文視世子。」參見張廷玉等撰，《仁壽本二十六史·明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71)，〈卷六十八 志第四十四 輿服四〉，頁 32327。

<sup>11</sup> 「據稱流落多年，貧窘銷用，見各住草地耕種度活。茲朱桓等宗室數人，應載入內地，移交督、撫，聽其主裁安插。」參見江日昇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外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文獻叢刊〔以下簡稱「文叢」〕第 60 種，1960；1704 年原刊)，〈卷之十：康熙癸亥六月至十二月〉，頁 442。

所以明鄭時期，各東渡臺灣的朱明王室血脈不只寧靖王一人，而王室地位也非最高，或許能夠推測各王都應有各自的府邸，只是現皆不存。而各王府邸之史料紀錄，也許因兵燹或記事者覺得宅邸主人為苟且偷生之士，不值登載而盡皆散軼。

再者，鄭成功去世之後，雖朱明宗室相繼渡臺，但目前亦無發現史料明確記載鄭經曾奉任何渡臺宗室為正朔。假設有此崇奉，在臺的大明正朔地位亦應由監國魯王<sup>12</sup>世子朱桓來承接，如為寧靖王，監國魯王的宗室地位則不知將置於何處。

永曆 16 年（1662）朱由榔在昆明遭縊死之後，在臺灣的鄭氏臣民仍繼續堅持使用永曆年號，直至永曆 37 年（1683）鄭克塽降清為止。英國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e College）現藏《大明永曆二十五年歲次辛亥大統曆》<sup>13</sup>（圖二），其封面即印有：

嗣藩頒製皇曆遙頒未至本藩權宜命官依大統曆法考正刊行俾中興臣子咸知正朔海內士民均沾厥福用是為識<sup>14</sup>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所藏《大明永曆三十一年大統曆》（圖三），其封面亦印有：

皇曆未至本藩權依大統曆法命官考訂刊行俾中興臣子咸知正朔用是為識<sup>15</sup>

除以上字樣外，尚印有鄭經「招討大將軍」朱砂關防，政治象徵意義濃厚。<sup>16</sup>內文也未提及此曆於寧靖王府頒布，現今其他文獻史料亦尚未取得有力記載，證明寧靖王府為供奉大明正朔的殿堂。故如欲證明該王府為供奉大明正朔之處，應再提出更為有利的史料佐證，才能將此說法納入大天后宮正式的歷史脈絡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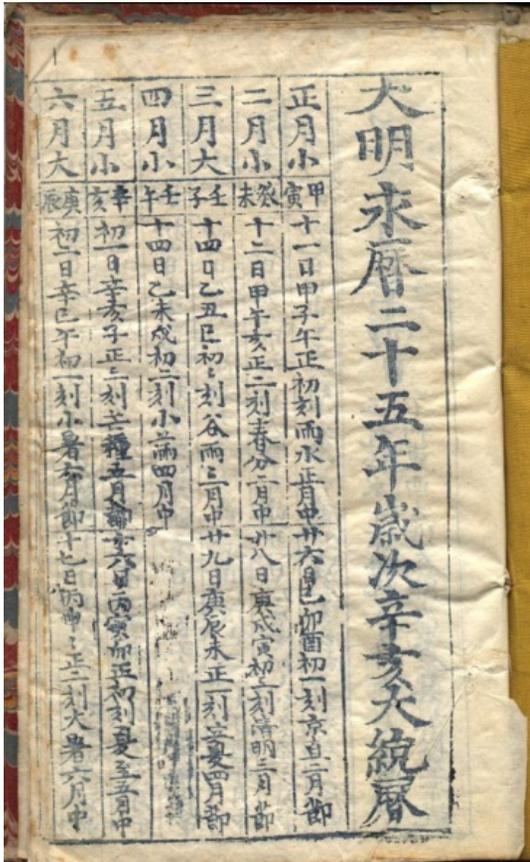
<sup>12</sup> 徐嘉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小腆紀傳》（文叢第 138 種，1963；1887 年原刊），〈卷七：紀第七 監國魯王〉，頁 109-121。

<sup>13</sup> 〈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sup>14</sup> 參見黃一農，〈從湯若望所編民曆試析清初中歐文化的衝突與妥協〉，《清華學報》26: 2（1996 年 6 月），頁 193-194；黃建中，〈明嗣藩頒製永曆〔按：曆〕二十五年大統曆攷證〉，《大陸雜誌》15: 10（1957 年 11 月），頁 313(1)。

<sup>15</sup> 〈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下載日期：2013 年 5 月 21 日，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sup>16</sup> 黃一農，〈從湯若望所編民曆試析清初中歐文化的衝突與妥協〉，頁 193-194。



圖二

《大明永曆二十五年歲次辛亥大統曆》

資料來源：

〈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

下載日期：2013年5月21日，

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

/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圖三

《大明永曆三十一年大統曆》封面

資料來源：

〈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

下載日期：2013年5月21日，

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

/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 三、寧靖王府邸「監軍府」與「宗人府」傳說考

明寧靖王府時期之建築舊制俱已亡軼，留存建築相關文獻資料極少，無法一窺當年盛景。目前根據各界研究與現場遺跡推測，其範圍建制應與大天后宮現存建築大同小異。現今坊間一般認為，寧靖王府邸建築群內最少應同時具備兩種行政功能單位，一是「監軍府」，另一則為「宗人府」。

何謂宗人府？根據《明史》記載，明洪武3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設置大宗正院，洪武22年（1389）改為宗人府，設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左、右宗人各一人。明初以親王任宗人令，後來事權歸於禮部勳戚大臣所管，其執掌皇族的屬籍，定期續修宗譜，登記皇九族宗室之嫡庶、名封、嗣襲、生卒、婚嫁、謚葬之事，凡宗室所有陳情，代為轉達於上，選宗族中有才能者，錄有罪過者。<sup>17</sup>

大天后宮（明寧靖王府邸）建築群正身四進以坐東朝西的建築群為中心主軸線（圖一）。大天后宮主軸北側，文獻資料顯示乾隆30年（1765）間，蔣允焄<sup>18</sup>曾增建官廳（更衣亭），成為現在的三進建築群。余文儀在《續修臺灣府志》中，留下了建造「官廳」的文字紀錄：

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重修，廟前另置官廳一座。<sup>19</sup>

現存於大天后宮之乾隆30年〈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該碑記說明了籌建過程：

太守蔣公 念籌建之未周 規模之未□ 非□人任 度□廣謀經營 覓地廟右  
二畝許 構廳三進 為更衣所<sup>20</sup>

<sup>17</sup> 張廷玉等撰，《仁壽本二十六史·明史》，〈卷七十二 志第四十八 職官一〉，頁32362。

<sup>18</sup> 蔣允焄，貴州貴陽人，丁巳進士。乾隆28年8月任臺灣府知府；乾隆29年12月護任分巡臺灣道。參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文叢第121種，1962；1764年原刊），〈卷三：職官 官秩〉，頁127。

<sup>19</sup>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七：典禮 祠祀〉，頁328。

<sup>20</sup>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乾隆30年〔1765〕），碑現龕於全臺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大雄寶殿前門南面牆上，高231公分，寬81公分，花崗岩材質。

乾隆 40 年間，蔣元樞之〈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也記錄了下列內容：

廟之右畔 有屋三進為官廳<sup>21</sup>

據傳大天后宮北側建築群為明寧靖王府時期之「監軍府」舊址，並在監軍府建物規模的基礎上，再增建成為目前的三進建築群，<sup>22</sup> 目前宗此說法者最為普遍，但卻無法從歷史文獻中得到證實。由上三段記載，應能說明大天后宮北側原來並無「監軍府」建築，而現存之三進建物，是後來由蔣允焄在主建築群主軸北側另外覓地增建的三進全新「官廳」，故宗此官廳原為監軍府之說者，應更進一步發掘史料與更新論述。

現大天后宮主建築群主軸北側之三進建築，第一進為頭門，第二進供奉三寶佛，第三進供奉觀世音菩薩，第三進後有一井名曰「龍目」（圖四）。以目為名者大多對稱有雙。王府主軸南側龍目井現隱入民宅廳堂之後方（圖五），假設此



圖四 王府主軸北側觀音殿後之龍目井

圖片來源：2004 年 9 月 29 日，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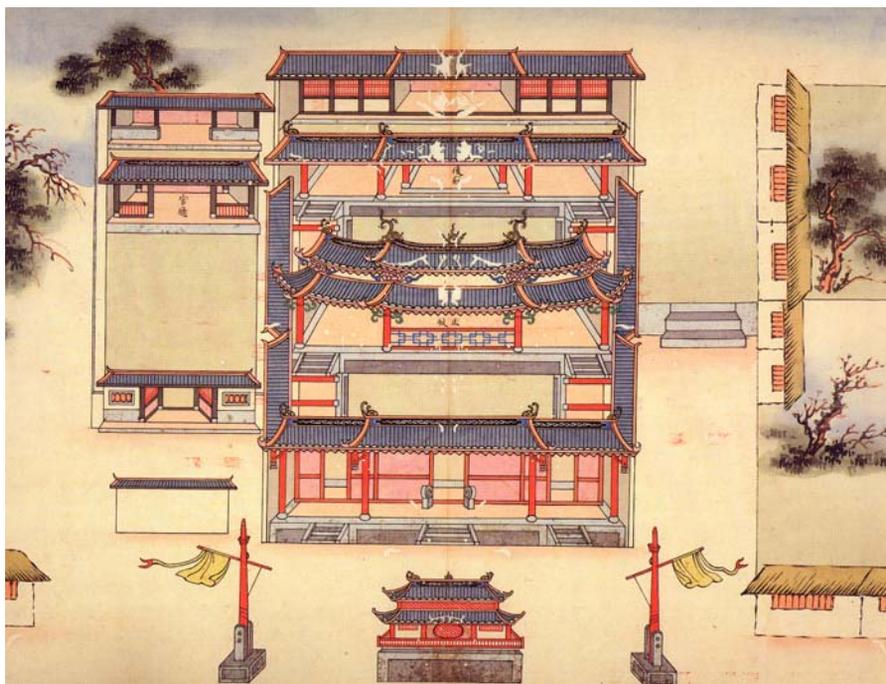


圖五 王府主軸南側龍目井，  
現隱入民宅廳堂之後方

圖片來源：2004 年 12 月 8 日，筆者拍攝。

<sup>21</sup>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收於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頁 71。

<sup>22</sup> 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48。



圖六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

圖片來源：〈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頁 70-71。

井真為當年王府所有，井之西方建有對稱於中主軸北側監軍府的建築物來呼應傳統空間中的禮法精神，此種推論應也只是合理假設。

民間與國內學界均盛傳此一推論中之建築物，為明寧靖王之「宗人府」舊址。但目前並無法在歷史文獻資料中找到臺灣有「宗人府」記載，現今原地基建有永福路二段 227 巷之數戶民宅，也無法進行大規模的考古挖掘行動。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蔣元樞從乾隆 40 年開始<sup>23</sup> 至乾隆 43 年完成<sup>24</sup> 的〈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sup>25</sup>（圖六）顯示，此座疑似「宗人府」的建築物體在這次的重修紀錄中就已不存在。假設寧靖王府南面果真有宗人府建築存在，寧靖王其職應兼宗人令，但南明史料均查無記載寧靖王曾任此職或與此職有相關之工作紀錄。因此即使宗人

<sup>23</sup> 謝金鑾、鄭兼才纂，《續修臺灣縣志》（文叢第 140 種，1962；1807 年原刊），〈卷二：政志 壇廟〉，頁 64。

<sup>24</sup> 〈重修天后宮碑記〉（乾隆四十三年〔1778〕），現位於大天后宮拜殿，高 248 公分，寬 83.5 公分，花崗岩材質。

<sup>25</sup>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頁 70-71。

府此說為真，寧靖王其宗人令職亦也應是虛職，無實際作用，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鄭成功曾被賜予朱姓，稱為「國姓爺」，其宗室地位與朱明王族遺裔相當。徐鼎父子所著《小腆紀傳》之監國魯王傳記中記載：

朱成功以宗人府宗正禮見王，贖千金、紬緞百端；安插從官，饋月餼；后有譖王於成功者，成功禮儀漸疏。<sup>26</sup>

以上為鄭成功以國姓與宗人府宗正身分參見監國魯王，後因旁人挑撥，而兩人漸行疏遠的紀錄。

陳衍所著《福建通志列傳選》中之鄭成功傳記，亦出現國姓爺為宗人府宗正之職稱：

唐王即位福州，芝龍以擁立功進爵平鹵侯，引森入見。……賜國姓，更名成功，命為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稱曰「國姓」。<sup>27</sup>

以上均記載鄭成功位居明室之宗人府宗正銜。假設寧靖王府南面果真建有名為「宗人府」屋宇，而宗人府事權又歸鄭氏所掌，與朱術桂並無相關，那麼此建築體與寧靖王府邸主體建築的關連性就更為疏遠，甚至不能將其稱為寧靖王府邸建築群的一部分；或者，其中又隱藏另一段鄭氏政權與朱明遺裔之間不為人知的秘密故事。綜上所述，此一疑似宗人府建築之神秘面紗，仍有待進一步將其揭開，且更深入地發掘探討。因此本文目前無法同意如各界所認定此一傳說中的建物功能即為「宗人府」的普遍說法。而此一疑似宗人府的神秘空間是否曾經真實存在？筆者認為，大天后宮北側現存建物曾為「監軍府」功能之說，目前並無法從史料或各界研究中得到有力證實，在該宮南側是否曾經存在傳說中疑似「宗人府」的建物，更應以不確定的保守態度存疑之。

<sup>26</sup> 徐鼎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小腆紀傳》，〈卷七：紀第七 監國魯王〉，頁 121。

<sup>27</sup> 陳衍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列傳選》（文叢第 195 種，1964；1922 年原刊），〈福建通志列傳選 卷一：鄭成功〉，頁 57。

## 四、施琅與「施厝衙」傳說考

施琅平臺後是否曾經霸占寧靖王府邸，成為所謂的「施厝衙」？<sup>28</sup> 目前各界學者、人士使用大天后宮曾為「施厝衙」之說，大多是引用石萬壽所論述內容。但石氏卻未詳述「施厝衙」說法的出處為何。

以性善<sup>29</sup> 視角觀察，若當年真有施琅水師進駐的事實，至今保存完整之明寧靖王神位與寧靖王捐宅為庵之觀音殿等，應能成為施琅水師保護此建築群之具體證物。如施琅有貪圖享樂之竊占行為，當年他應可再霸占鄭氏政權中其他更具崇高象徵意義的場域，如承天府署、東寧總制府、北園別館或朱明在臺其他王室遺裔府邸等做為所謂的施厝衙，但在各種文獻中卻不見有如此行動的相關記載。這些具有象徵性意涵的官署、王府等，在清領之後大多任其消失（如除寧靖王府之外的其他王室府邸）或轉為宗教寺廟（如北園別館成為海會寺），或轉作他途（如承天府署成為儲藏兵器火藥的倉庫、<sup>30</sup> 東寧總制府改為陳氏宗祠）。筆者認為施琅僅竊占全家均於府邸內自縊死亡之寧靖王府邸成為「施厝衙」，卻放棄霸占其他宅邸似乎不甚合理。

康熙 22 年施琅率清軍大敗鄭氏政權後，民間或前或後陸續出現許多如天地會等反清復明組織，<sup>31</sup> 這些受前朝影響之殘存舊勢力，在民間宣傳上可能遺留大量的污名化耳語；或漢民族的歷史記事者、文士等，在民族主義思想影響下產生此一輕巖施琅之說。

改建寧靖王府邸為媽祖廟之原始動機，目前各方亦說法不一。施琅在《靖海紀事》中記錄此次平臺戰役媽祖多次顯聖助戰，生動地表現先民對非結構的自然

---

<sup>28</sup> 「施琅率師入鹿耳門，強占一元子園為宅第，稱施厝衙……。」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 238。

<sup>29</sup> 孟子實證了人性之善，實證了人格的尊嚴，同時即是建立了人與人互相信賴的根據，亦即提供了人類以無窮希望向前、向上發展的根據。參見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頁 186。

<sup>30</sup> 李元春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志略》（文叢第 18 種，1958），〈卷一：勝蹟〉，頁 42。清軍入臺之前，鄭氏遺臣俱以皆降，目前亦尚未發現其他史料中顯示清領臺灣之後，裁廢之承天府、署因戰火波及破壞，至無法進駐之記載。

<sup>31</sup> 參見林豪，《東瀛紀事》（文叢第 8 種，1957；1870 年原刊），〈卷上：戴逆倡亂〉，頁 1-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文叢第 102 種，1961），〈卷首：御制詩（二）〉，頁 39。

地理現象描述，這是一種人類對缺陷知識<sup>32</sup>的聯想，對未知世界祥異空間的一種結構化或秩序化的解釋，與在各種不同文化時空中實踐行為時所得的區位價值概念。在自然界發生超出人力變化時，預知或神話的想像空間就會應運而生。

另一較普遍說法，認為施琅因畏懼平臺之功高震異族君主，而將大敗鄭氏政權之功績具歸媽祖護佑，以保全身家性命。但此說目前也僅止於推測，並無較具說服力的實證。這樣的解釋方式似乎又流於以漢族本位傾向的偏倚視域，使用漢族人之單方視角，來詮釋施琅改建寧靖王府為媽祖廟之主要動機。

如能跳脫上述普遍通行的兩種說法之外，各種答案亦可能將會應運而生。過去的寧靖王府邸目前已成為宗教聖域，若以性善視角看待施琅此一治世之法，建立以媽祖信仰來教化臺島之民為由，進而保存靖忠遺跡，使朱術桂靖忠精神長存人世。<sup>33</sup>再則，觀察施琅與臺島相關事蹟之中，從為臺島子民力爭留臺，上「請留臺灣疏」<sup>34</sup>到疏請減輕臺民賦稅負擔，建設臺灣成為海疆重鎮的努力皆可看出端倪，這些事蹟關係日後臺灣的命運前途極大。

康熙帝重用施琅，直至康熙 35 年（1696）3 月 21 日死於任上，享年七十有六；施琅由太子少保、靖海將軍、靖海侯、右都督、管福建水師提督事原銜，加贈太子少傅、予祭葬，加祭二次，謚「襄壯」。康熙帝甚至於康熙 37 年（1698）9 月 11 日、14 日、16 日連續三次遣福建分守興泉道、布政使司參議加四級王之麟諭祭，慎重非常。與鄭成功當年逼殺施琅並斬其父兄相比，康熙帝可謂施琅之伯樂也。

據清代各時期所修之方志、文獻等資料，幾乎均一致記載大天后宮現址為明寧靖王府邸改建而成。施琅當年為報鄭成功殺其父兄之仇，肩負沉重的叛臣身分，是否心中又另存暗自欽羨、感佩寧靖王與五從死媵妾無懼生死之忠義節操，因而不斷利用各種名目刻意保護其王府。他的這些舉動也許是為彌填內心漢民族情節的補償心態，民族主義思想作用於自身人格缺陷的心結之上。<sup>35</sup>

<sup>32</sup> 缺陷知識：人類世界對空間的一種自我定位的根本需求，將未知世界的事物結構化或是秩序化的一種想像的知識。參見 Yi-Fu Tuan（段義孚）著、潘桂成譯，《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1998），頁 79。

<sup>33</sup> 明鄭政權降清後，在臺之朱明皇族均呈繳金冊一併具降。唯寧靖王朱術桂率妻妾侍女等，為保全節，自縊殉國。

<sup>34</sup> 高拱乾，《臺灣府志》（文叢第 65 種，1960；1696 年原刊），〈卷十：奏議〉，頁 231-234；施琅，《靖海紀事》（文叢第 13 種，1958；1684 年原刊），〈欽定八旗通志名臣列傳〉，頁 85。

<sup>35</sup> 目前各界對施琅與其部將強佔墾地之論述頗多，且論述形態多滲入兩岸統獨意識之國族主義視角，筆者並無意圖加入其論戰行列，本文只單就建築措詞部分論述之。

## 五、朱一貴的「皇帝殿」傳說考

康熙 60 年鳳山縣令出缺，時臺灣知府王珍和其次子徵收糧稅苛刻，橫徵暴斂使百姓怨聲載道，在苛政的前提下，再加上政治、經濟、自尊、異民族統治壓迫等因素，人類本能的反暴政、反強權、反抗異族統治的民族主義心態便一觸即發。

一個本以養鴨為生的農民朱一貴，在缺乏精確知識的封閉環境下，編造出自己為朱明皇室後裔的虛構身世，訓練一群會表演排隊的鴨子來增加自己的天命背景，進而更以洲仔尾海中浮出玉帶七星旗<sup>36</sup>的自然異象作為起義的神諭。在民智未開的社會中，操作數則神話，並且導引了朱一貴的追隨者，追隨他在自我虛擬世界裡的神聖地位。以想像力與缺陷知識所構造的神聖事蹟，這些事蹟可能與真實只有少許相關或完全無關，但朱一貴的幻想世界卻在當時知識貧乏的社會中被建立起來，且被寄予熱望，起義後短短半個月之間造成全臺俱陷，朱氏進而擁坐堂上，接受眾人膜拜、高呼萬歲。但此一短暫政權最後還是因內部分裂導致神話幻滅，終被南澳總兵官藍廷珍與水師提督施世驃所弭平，悲劇收場。

今人多傳朱一貴當年攻陷臺灣府時即以大天后宮為登基之處，信者甚至稱該宮為「皇帝殿」。<sup>37</sup> 筆者推論此一傳說的形成因素，主要是立基於反清復明的前提，而大天后宮又存有前身為明鄭時期「王府」的直接印象；世人常將由直接經驗（intuition）所形成的概念性，引伸為想當然爾而為之的正當性，進而將虛擬的故事結構化、合理化，且不願深入證實史料的真實性，再經由不斷地以訛傳訛，最後終於成為虛構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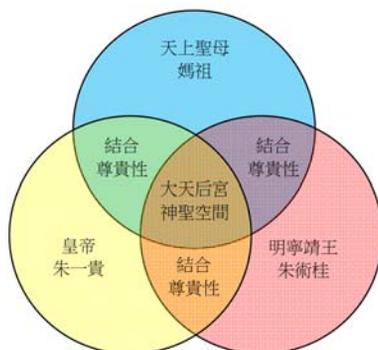
根據現存文獻資料中記載，朱一貴之登基處應是以「臺廈道署」為王府，鮮有以大天后宮者。<sup>38</sup> 而大天后宮為皇帝殿之說所以流傳，可能是大天后宮的媽祖信士醉心於「皇帝」二字至高無上的尊貴意象，進而為信士自身所尊崇媽祖信仰與其前身為寧靖王府邸的意象相連結；三者交錯結合之目的，或許只是大天后宮

<sup>36</sup> 謝金鑾、鄭兼才纂，《續修臺灣縣志》，〈卷五：外編 兵燹〉，頁 369。

<sup>37</sup> 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70。

<sup>38</sup> 朱一貴原名朱祖，岡山養鴨。作亂後，土人呼為「鴨母王」。賊夥詭稱海中浮玉帶，為一貴造逆之符。既得郡治，一貴自稱「義王」，僭號「永和」；以道署為王府。參見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文叢第 74 種，1961；1741 年原刊），頁 489。

信眾為了彰顯其建築主體為一座層級尊貴，且無可比擬的「神聖性空間」之虛構性說法（圖七）。



圖七 朱一貴皇帝、媽祖、明寧靖王三者交錯結合，  
只為彰顯大天后宮的尊貴空間。

圖表來源：筆者繪製。

## 六、大天后宮「官廳」功能考

大天后宮主軸北側現有硬山頂建築三進。由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乾隆30年〈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圖六）的建築彩圖等史料可以瞭解，大天后宮右側三進建築當時的功能稱為「官廳」或「更衣亭」之用，並指出此三進建築為覓廟右方之地二畝許興建而成。

大天后宮主軸北側建築原有官廳之空間功能現幾已全面更易。目前第一進之門外懸掛大雄寶殿門匾；第一、二進之間的天井兩旁為淨果臺（圖八），可供祭祀前清洗鮮果、祭品之用；第二進功能現為祀奉三寶佛像，三寶佛分別為釋迦牟尼佛、藥師佛、阿彌陀佛，左、右兩側祀韋馱、伽藍二位護法尊者；第三進為祀奉觀世音菩薩之所。據傳當年明寧靖王對觀音信仰奉之甚虔，廟方亦言此觀音乃明鄭時期寧靖王存遺之物，施琅入臺後遂移至此殿，供奉至今。<sup>39</sup> 佛龕內另配祀善財童子、龍女、地藏王菩薩、十八羅漢等。

<sup>39</sup> 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126。



圖八 第一、二進之間的天井兩旁為淨果臺

圖片來源：2005年10月17日，筆者拍攝。

### （一）寺廟建築中官廳的功能性問題

傳統寺廟建築中「官廳」一詞，在詞語理解上應有特定專屬的定義方式，這裡並非指官署專有的衙門建築。

「官」在這裡的解釋應具有下列意涵：1. 形容上有公家、公有之意，指非私人所有；例：官屋、官田。2. 有專司某種職能的物體之意；例：器官。3. 對人或物的一種尊稱，且有較為高尚、高等或高級之意；例：官人、官話、官窯。「廳」在此是指特定的空間或場域。因此本文中的官廳在名稱意涵上，應指具有特定功能的公眾空間或場域之意。傳統寺廟建築中屬官廳的屋宇部分，一般都為主建築群體之附屬建物，所以在字面含意之外，應該也有更超出字面之意的特殊功能。

官廳的功能性為何？乾隆30年〈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中記錄了官廳建築的空間作用：

宮斯土者 值享祀朔望 入廟行禮 典甚鉅也 但地當康衢囂市 官僚後先至者 坐集階前 踧踖不安 士民來叩謁 佇竣門外 或避官司去 殊非所以廣

昭誠敬也……每入廟 常以規制未完 汲汲動念 爰倡義聿新殿宇 於廟左側 構亭數椽 糜金若干兩 俾文武庶司 駟乘輶停 鷺鷥候集 得以肅冠裳而齋儼恪<sup>40</sup>

上列碑文記錄了關帝廟<sup>41</sup>之官廳功能，文中敘述此空間可用於舉行祭祀大典時，官吏們可作為停車、下轎、準備、休憩或接見百姓仕紳等之所在，並於入廟祭祀之前，作整肅頭冠衣裳、端正儀容之處。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中，亦詳實記載了此建築之增建緣起並將作何使用：

后宮在郡西偏 殿宇峨峨 廟貌奕奕 □甚都 而外乏廡舍 每當大禮舉行 班聯候集 坐立階除 踧踏無餘地 夫嚴對越 效駿奔 將事之誠也 整冠裳一齋莊 未事之敬也 雖三日七日□□庶司告虔有素 而戴星披月 稅駕停駟 曾不得從容靜穆之地 凜潔齋以相見 何以交神明而昭慎重歟<sup>42</sup>

大天后宮官廳與關帝廟官廳均為蔣允焄同時籌建，二廟背景亦同為列入春秋祀典的官建廟宇，所以碑文中明顯表現以官方形制為主的官樣記述方式，二碑對官廳的功能敘述也都大同小異。但總體來說，二廟均非只是單純接受官員們祭祀活動的專屬單位，對一般平日前來參拜的庶民百姓，廟方開放和積極的態度應與一般廟宇相同，宗教傳布的基本原則亦當如此。當然，此官廳功能應更不只用於春、秋兩季的祭祀大典而已。〈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碑文中云：

亭既成 士民樂□公之能盡誠敬以事神也 請鑄諸石 此□足以見禮化之行 洽乎人心之同然者矣<sup>43</sup>

根據碑文中之描述，官廳功能亦能適應每一位入廟的參拜者。所以每位信眾要進入廟宇祭祀之前，必定要先進入官廳此一過渡空間，並以此作為方便休息、

<sup>40</sup> 〈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乾隆 30 年〔1765〕）碑位於臺南市南門碑林，高 245 公分，寬 83 公分，花岡岩材質。

<sup>41</sup> 為今之祀典武廟，位於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229 號。

<sup>42</sup>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

<sup>43</sup>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

更整衣冠、點理祭品、端正情緒，安排進入廟宇祭祀前之準備。昔日士人在外行走塵土飛揚，每凡登堂入室之前必先揮塵，以示對屋主的尊敬。明、清時天子祭天地、宗廟之前，亦必先至具服殿（亭）更換祭祀禮服，甚至在多日之前就早已齋戒沐浴，潔淨身體、端正心神，以示對天地神祇的尊敬。此一端正儀容的禮儀，直至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早期，都還可看到進入各政府單位機關大門的玄關之內，必設置大型「整容鏡」，入室之前先照照鏡子、看看自己儀表有無失禮之處，這與官廳的過渡功能有異曲同工之妙。在大天后宮北側原為官廳功能的三進建物中，第一、二進間之淨果臺可謂過去隆重祭祀的儀式性行為之最後殘跡（圖八）。

## （二）官廳如何作用於參拜信眾

人類在空間中生活，並在生活的軌跡之中創造適合特定活動的訊號，這些訊號引導人們產生各種內、外在的動作與情境，這樣的特定空間就成為儀式性的空間，人們進入此空間中即被潛移默化了精神並引導意志，且行禮如儀。

從狹義的說法來看，「儀式性空間」即一般人所認知的儀式活動，是指要舉行或進行一特定儀式的空間場所，並在此空間場所中舉行類似戲劇展示般的活動演出，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各自扮演一特殊的角色，並且占據一特定的位置。例如：每年陰曆3月祭祀媽祖誕辰，並與各路神明一同舉行盛大的繞境活動。參與者在其中扮演了政府官員、祭祀人員、法師、乩童、信徒、攤販、記者、看熱鬧者、或研究者。這些人都被安排、設計到儀式之中，且被引導進入他們在這個空間場域中自我身分所應處的位置，並各司其職。此類動態的儀式性行為，在一般認知上亦較容易被人所理解。其實在官廳中進行如更換禮服、整理祭器、潔淨果品等動作，亦是儀式性行為的動態表現之一。

從廣義上來說，「儀式性空間」是表示任何具有儀式性特質與實質意義的空間與物體，而這些空間和物體當然包括上述動態的儀式行為，也涵蓋了靜態的精神意象表現。何謂靜態的精神意象表現，簡單來說，就是在特定的空間場域中，自我自然的感受到特殊的意義，例如雄偉、安全、溫馨、快樂、悲傷、平和、懺悔、莊嚴、吉祥、威嚇、神秘等等的各種內在感覺。〈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中解釋了從外界塵囂喧鬧的凡塵世界，進入莊嚴肅穆的神聖場域之前，先進入官廳這個過渡空間之景象：

地雖窄而氣象寬也 近市囂而到此心肅也<sup>44</sup>

大天后宮官廳場域的儀式性功能，在以上碑文中亦描述官廳空間靜態的儀式性，所表現出的內在精神意象。

大天后宮宗教建築群是個神聖的場域，神聖有極其尊貴聖潔與不可褻瀆之意，而神聖與污濁是對立、不可混淆的，所以需要將二者隔離開來。為讓此神聖的場域能夠得到完全的整潔純淨且不會受到任何的污染，那麼參拜者由世俗域<sup>45</sup>的污濁空間進入到純淨的聖域空間，就應該經過一個淨化的過程，而官廳正好提供了這樣的一個過渡空間。尤其大天后宮在前清時期是列為春、秋兩祭之祀典官廟，且當時管理臺灣宗教事務的最高行政長官「僧綱」<sup>46</sup>亦住錫於此，建築形式與參拜儀式上受到儒、釋、道<sup>47</sup>三家倫理的嚴格規範，此一場域當然也就成為傳統禮教的物化形式。

宗教廟宇中的儀式性功能，和其他世俗域的空間功能不同，廟宇是一具有特殊開放與關閉功能的異質空間。<sup>48</sup>大天后宮的異質性預設亦有其特定的開放與關閉空間的儀式性功能，好讓該宮聖域中每一個特定的神聖層級空間既獨立，又可以相互影響其他空間的特殊預設。因此大天后宮神聖空間中的儀式性規矩，為有別於一般可自由隨意進出的公共空間，附屬於旁的官廳就是一個管制由外界污濁的世俗域進入到純淨聖域前的過渡空間，並且強化了大天后宮此傳統廟宇的場域異質性。獨立的官廳在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社會性規則運作下，以各種儀式性行為管制大天后宮的進出方式，如休息、更換禮服、整理祭器、潔淨果品、端正思想等。這些以示虔誠或尊敬的儀式性動作，都是受到空間意涵背後強大的道德或文

<sup>44</sup>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

<sup>45</sup> 世俗域：凡屬於宗教的、與某種神靈相聯屬的空間，如古代埃及、羅馬、希臘及希伯來的神殿，或中世紀基督教堂、日本神社、瑪雅神廟等，都可歸之為聖域之屬；而在這些神聖的空間領域之外的空間，則應定義為世俗域。參見王貴祥，〈文化·空間圖式與東西方建築空間〉（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 280。

<sup>46</sup> 關於僧侶住錫於大天后宮之論述，請詳參毛紹周，〈地方場域歷史的再確認：初探臺南大天后宮的住持僧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1（2008年12月），頁 1-46；毛紹周，〈再探臺南大天后宮的住錫僧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5（2010年12月），頁 129-152。

<sup>47</sup> 儒：指科舉出身的官方儒生；釋：指駐錫於大天后宮的僧綱為臨濟宗僧侶；道：為大天后宮媽祖為道教神祇。

<sup>48</sup> 關於異質空間的論述，可詳參 Edward W. Soja 著，王志弘、張華蓀、王珮民譯，〈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頁 214-218。

化上隱喻性意義所驅使，並通過這些空間權力的管制方式，獲得人的行為和空間場域的層級區劃，創造了安全的保護幻想世界，即另一個真實完美的理想空間。參拜前先進入此間的過渡時空，在沉靜心靈之外，並保證每位參拜者進入大天后宮建築群主體之後，均能感受到神聖場域的完美力量，這更彰顯了外界世俗域的所謂真實空間，其實是更為虛幻痛苦的五濁惡世。<sup>49</sup> 二百多年來，凡參拜者到大天后宮進行祭祀活動之前，一定得先入此廳進行進入聖域謁見媽祖與祭祀眾神前的準備工作，並且安心定神、整理情緒，待肅穆精神、滌淨塵囂喧鬧世俗的污濁之氣後，就可以進入莊嚴靜穆的神聖場域。

## 七、〈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 所衍伸出的「正殿位置」疑案

現大天后宮建築群正身四進中心主軸線，第一進為三川門，進入第一進與第二進中間是一大天井，天井兩側有捲棚式迴廊；第二進為歇山重簷捲棚式拜殿，其花崗岩龍柱相傳為明寧靖王府邸時期遺物。第二進與第三進之間隔著一小天井，第三進現為正殿，其臺基較第二進高出許多，臺基正面尚存一凸出螭首，傳說亦是寧靖王府時期之遺物。第四進為最後一殿，現為聖父母殿。據傳寧靖王與五位媵妾均於此殿前壽樑先後投環殉節，目前明寧靖王神位即供奉於此。

乾隆 40 年，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江蘇常熟，舉人，4 月任）整修了大天后宮，從乾隆 40 年開始<sup>50</sup> 至乾隆 43 年完成。他在此次整修中留下了一份目前大天后宮最早的建築圖說〈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見圖六），此圖說保留了大天后宮當年的古老原型：

舊時廟制 前為頭門 門外有臺 以為演戲之所 門內兩廊咸具 中為大殿供奉神像 其後正屋二進 禱祀諸神<sup>5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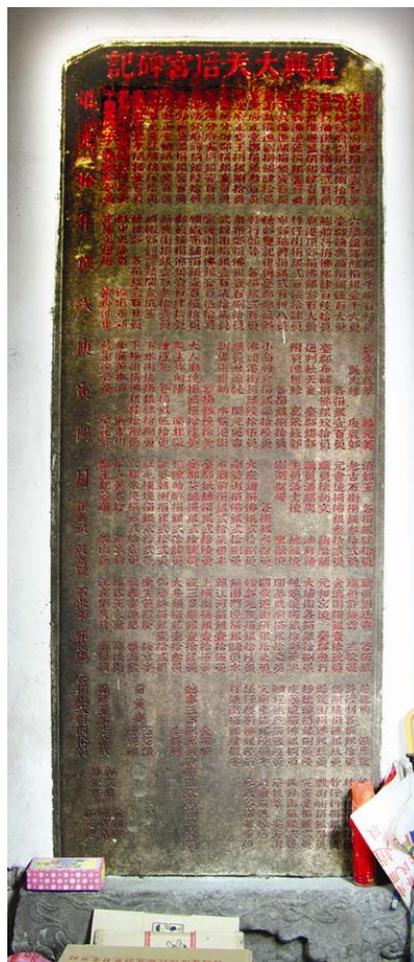
<sup>49</sup> 五濁惡世：佛教用語，五濁分別為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

<sup>50</sup> 謝金鑾、鄭兼才纂，《續修臺灣縣志》，〈卷二：政志 壇廟〉，頁 64。

<sup>51</sup> 〈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頁 70-71。

圖說附文記載頭門即三川門，當時的屋頂屬於三川脊硬山式，<sup>52</sup> 三川門外有一座酬神用的戲臺，進門之後兩邊有迴廊，第二進為大殿，內供奉媽祖聖像，但現今的第二進為拜殿。第二殿的後面兩進，圖說曰：「裸祀諸神」。裸通雜字，也就是說現在的拜殿就是當年的正殿，而現在的正殿也就是當年的後殿（圖六），乃作陪祀其他神祇之功能，此於〈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圖、文之中皆有明確標示。圖中第四進左、右兩間，表現以檻窗及檻牆所圍合之非開放性空間，推測當年住持、僧侶等應在此間居住。但以上對此一圖說的詮釋與推論，目前因廟方當年的紀錄均已不復存在，更乏人針對此問題進行討論，部分學者亦質疑蔣元樞記載有誤。<sup>53</sup> 在此謹就該圖是否正確問題，嘗試探討、還原當時建築真實型態之其他可能的空間樣貌。

按照傳統建築體系的組織規律，是以「間」為基本單位來構成每一「進」的單座屋宇，然後幾個「進」又連結組成一完整的建築群。每個基本單位看似獨立，組合起來卻是一個具有完整功能的主體。大天后宮的建築內在又隱含儒、釋、道（儒代表官方士大夫，釋代表住持僧侶，道代表媽祖信仰）三家精神思想一定的秩序性與規則性，其建築形制，在融合傳統的美學意識與使用者功能性的多重要求下，於不同時期創造、組織了不同功能要求的神聖空間，戮力追求以各種方式體現雄壯、莊嚴、深層的內、外部景觀。參拜者從外



圖九 道光十年〈重興大天后宮碑紀〉

圖片來源：2004年12月1日，筆者拍攝。

<sup>52</sup> 民國48年（1959）將屋頂改建為假四垂頂。

<sup>53</sup> 如石萬壽對蔣元樞〈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附文有不同看法：「頭門內的二廡廊今存，二殿之內為再拜殿，圖說云為大殿，似記載有誤。」參見石萬壽，《臺灣的媽祖信仰》，頁249。

部之廟埕進入開始，透過深入內部，經過一層層不同建築環境的間與進，使人與神聖的情景在交融中產生一系列身體與空間交錯的複雜感受，從而激發參拜者對大天后宮媽祖信仰最深沉的崇拜之心。

嘉慶 23 年 3 月 16 日寅時（1818 年 4 月 21 日），大天后宮中殿及後殿發生大火，損失慘重。<sup>54</sup> 但臺灣各界很快地組織了媽祖信眾並重建了大天后宮，道光 10 年（1830）修建竣工時留下的〈重興大天后宮碑記〉<sup>55</sup>（圖九），清楚鐫刻著從個人到各路神明信仰圈、官方部門、工商團體、<sup>56</sup> 地方社團等，當時遍布全臺各界的捐款名錄與金額，當中可以看出各地人民信眾和各公、私單位對重建的重視。在基地面積有限與外觀不變的前提下，此次災後的重建工作，爭取創造、將神聖的場域空間做最大延伸，應是此構思改變的最主要出發點。根據本文研判，極有可能是在此次大火後，將鎮殿媽位置從第二進移到了現在的第三進，但重建後的硬體外觀與乾隆 43 年時的相比，直至今日幾乎沒有太大改變。

臺灣傳統建築「進」與「進」的高低是以遞增到遞減的方式作順序，有如手掌從拇指到中指、再到小指，高低起伏的身體圖示來鏡射構築一建築體。大天后宮亦是從三川門向第二進遞增至最高，成為歇山重簷式三間寬架構，現為臺灣最高大的捲棚式屋架<sup>57</sup>（圖十）。清代屋頂的規制有嚴格的等級之分，依次序分別重簷廡殿、重簷歇山、廡殿、歇山、懸山、硬山等，其他如捲棚、盔頂、攢尖等形式則尊卑等級較為模糊。<sup>58</sup> 在嘉慶大火之前，按照蔣氏〈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記載的正殿（第二進）位置，根據禮制，其桁櫳應為奇數且有正脊，屋頂也為尊貴的歇山重簷式（圖十一）。現在的正殿（第三進）為硬山式，按照常理並無理由將尊貴的媽祖置於建築等級較次的第三進，而讓祭祀者錯亂的在尊貴的第三進參拜，卻又向位於等級較次之第三進內的媽祖行謙卑的奉祀之禮。

<sup>54</sup>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三月十六日寅時，天上聖母廟災，中殿及後殿俱燼，神像、三代牌位蕩然無存。住持僧所蓄銀錢俱鎔化。惟大門一列尚存。」參見陳國瑛等採輯，《臺灣采訪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25。

<sup>55</sup> 〈重興大天后宮碑記〉，碑現龕於大天后宮拜殿右牆，高 142 公分，寬 81 公分，花岡岩材質。

<sup>56</sup> 當時稱為行郊，府城的工商團體大多是為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港郊李勝興等三郊為主導中心之工商團體。有關三郊，可參見石萬壽，〈臺南府城的行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臺灣文獻》31:4（1980 年 12 月），頁 70-98。

<sup>57</sup> 臺南大天后宮「拜殿擁有臺灣最高大的捲棚式屋架」說法出自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99。

<sup>58</sup> 林會承，《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87），頁 89。



圖十 拜殿內高大壯闊的  
捲棚式木構屋架

圖片來源：2004年12月1日，筆者拍攝。



圖十一 第二進為等級較高的  
歇山重簷式架構

圖片來源：2004年10月6日，筆者拍攝。



圖十二 位於大天后宮第二進前之御路石

圖片來源：2004年9月29日，筆者拍攝。

再者，第二進與第三進皆為分開的個體建築，傳統上拜殿（亭）與正殿分離，並以一小天井作為區隔之例相當罕見，<sup>59</sup>且第二進前置有御路石（圖十二），正殿與第二進分離卻無此尊貴性裝置，此於理法上亦較有爭議。人類對大小、尊貴的本質，大都有一種自然的基礎分辨能力，經由不同文化的訓練、洗禮亦會稍有不同，但越高、越大、裝飾越華麗便是越尊貴的基本原則大致不變，就如《禮記·禮器》中所云：「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大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sup>60</sup>大天后宮的第二進建築體，明顯比第三進高大且華麗，且似乎與禮制不符，有違「官建祀典」之士大夫嚴謹的尊卑與秩序原則。附近幾所歷史悠久的大廟，如祀典武廟、天壇等，均是以歇山重簷式作為正殿屋頂的建築方式。祀典大天后宮目前的硬山頂正殿搭配歇山重簷頂拜殿的特例（圖十三），似乎應有更特殊的理由來支持此種作法。

所以在有限的面積中，要將神聖的場域創造出最大的空間延伸，但又必須維持外觀完整的前提之下，當時負責重建工作的傳統匠師，可能因此而發揮了靈活變化的巧思，完成了這個全新的複合式案例。筆者初步將此作法的可能性整理推測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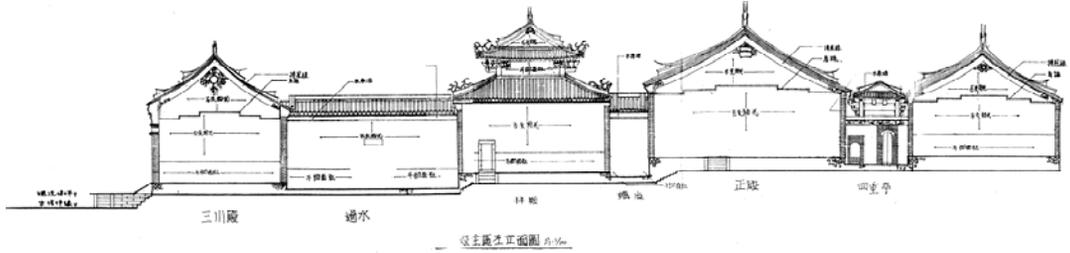
第一、將第二進內部桁檁改為偶數的捲棚式架構，但歇山重簷屋頂壯麗的外觀維持不變。此一改變使第二進成為似有其尊貴性、等級較高的歇山重簷屋頂，但又有不列入等級之分的捲棚式架構（圖十、圖十四），巧妙的將其轉變成無法分級的模糊地帶。

此種將屋頂形式，靈活改變成無法分級的技巧，在臺灣傳統的漢式建築中常見各種實例。例如在三川門的硬山式屋頂上，重疊另一座歇山式屋頂的「假四垂」手法等。<sup>61</sup>這都是為了增加屋宇的華麗氣勢，但又不違背傳統禮教層級序列式樣的變通性做法。

<sup>59</sup> 李乾朗介紹臺南大天后宮之形式：「最大的特點是拜亭為獨立式的歇山頂（即第二進），因此與正殿之間尚留有一段小天井，對於其狹長而封閉的空間無疑是非常成功的突破。」參見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北屋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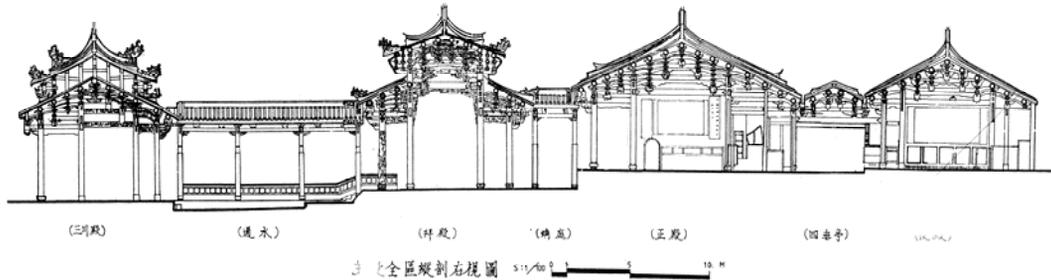
<sup>60</sup> 姜義華注譯、黃俊郎校閱，《新譯禮記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358-359。

<sup>61</sup> 臺南大天后宮之三川門，於民國四十八年（1959）亦重建成假四垂屋頂。參見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85。



圖十三 以硬山式正殿搭配歇山重簷式拜殿是傳統建築中的少見特例

資料來源：趙工杜，《第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修護工程結算書》（臺北：博風技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出版年不詳），無頁碼。



圖十四 第二進為等級較高的歇山重簷式架構，  
但又有不列入等級之分的捲棚式架構

資料來源：趙工杜，《第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修護工程結算書》，無頁碼。

第二、大天后宮的廟基建築在由東向西的順勢下坡地形，由於地形緣故，第三進地基比第二進高出許多。將媽祖金尊移往第三進，不但擴張延伸了媽祖的聖域範圍，且讓整個參拜動線從位於最下坡的廟埕與第一進，進入高大華麗的第二進，再進入地基最高、最深長的第三進來參拜神聖尊貴的媽祖金身。

一次又一次的高潮迭起，狹長空間之中的壓迫感消失了，卻增加了深遠仰望的空曠感，讓朝拜者強烈感覺到媽祖深不可測的神聖力量。這種延長縱深，將神

壇與入口位置盡量延伸拉長的設計方式，與西方教堂長軸型的建築配置又有異曲同工之處。此空間設計邏輯的改變，應與重建當時出資最鉅的府城三郊商團有密切關係；三郊與西方商行之間密切的海上貿易，其視野觀念與文化經驗的累積均不同於傳統常民，這些海外交流頻繁的美感經驗，或許都曾在此應用於重建工程的設計思維之中。

臺灣府知府蔣元樞留下的這份〈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成為本文推測、還原大天后宮當時空間形制的重要依據，讓我們能夠更進一步深入探討當時建築意匠們使用什麼樣的境象概念，經由透過觸覺、視覺、甚至聽覺、味覺、嗅覺的感覺經驗，去詮釋創造大天后宮新、舊空間和時間交錯複雜與矛盾的空間意象。此圖說的發現，更成功地帶領本文從一個從未曾被質疑的空間形制現狀，進入大天后宮另一個可能曾經存在的空間歷程。

最後，在祝融廢墟中建立起新的大天后宮，注入了更多的其他機能。此種將過去為正殿功能的第二進，改易到現在的第三進作為正殿，這類改變空間、重新規劃的想法，大火之前或許只是一個想像。人類現實世界中大部分的幻想是無法實現的。但現實中有些幻想被實現之後卻又成了人類沉重的夢魘，可是若沒有幻想的世界和想要改變的欲望，人類生命又將失去進步的動力。大天后宮內部空間的改變與否成為嚴重的課題，此一問題已經不是單純提供人類居住，而是包含「天、地、神、人」完整四重性主體的建築空間設計。修復的匠師在如此壓力之下，對大天后宮過去空間中所有的欠缺之處進行全面指認，進而創造出最大的實用空間，成功地將正殿從原來的第二進向後推移至第三進，並利用此次大火後的重建機會，讓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界信眾心中所期待、增大聖域範圍的幻想成為真實，轉變過去空間較狹小的正殿印象，使其成為過去，並用最自然的方式，將舊大天后宮原有的空間意象與新的大天后宮成功結合。至此重建後的大天后宮，也因府城郊商大力支援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咸豐6年（1856）5月，大天后宮再度進行整修。臺灣自嘉慶以來，社會日趨穩定，商業行為也逐漸發達，各種行號所組織的商業團體逐漸成形，此時官府正將大天后宮的主控權逐漸地釋出，進而由各商號與工商團體所形成的「行郊」集團進駐祭祀，並逐步取代官方，主導府城各廟宇的運作。

臺南地區當時最有力量的商號組織，主要是由北郊、南郊與港郊所主導的三郊商團，這三郊所組成強大的經濟實力，在當時的臺南地區幾乎已無其他商號能相抗衡。而大天后宮在大火後的重建工作，三郊亦積極介入並爭取主導權。從道光 10 年（1830）修建竣工時所鐫刻的〈重興大天后宮碑記〉中，可看出帶領主導總其事者即為蘇萬利、金永順與李勝興等三位行郊首領；至咸豐 6 年重修完成所留存的天后宮〈捐題重修芳名〉<sup>62</sup> 碑記（圖十五）所記錄的捐款額度，可以瞭解此時民間行郊正展現他們超強的經濟實力，並且試圖運作、移轉大天后宮的權力結構。此時期官方力量已逐漸減弱，府城富有的行郊商紳，所代表社會民間上層之結構力量，正積極地加入大天后宮。由於三郊商團擅長海上貿易活動，大天后宮的祭祀圈也因此進入了大航海時代的範圍。此時西方列強在東南沿海與南洋各地所建立殖民色彩濃厚的西式建築，特別是基督教教堂深邃的空間觀，對大天后宮重建後的空間布局，在設計觀念上也可能因此產生了部分的影響。

當官方所帶有嚴謹等級秩序觀念的儒教空間圖式逐漸褪去顏色時，大天后宮在嘉慶 23 年至道光 10 年（1818-1830）之間，逐漸走入了民間高層，並迎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而正殿位置的更易過程，也在幾無痕跡的狀況下隱入了歷史之中。



圖十五 大天后宮〈捐題重修芳名〉碑記（咸豐六年）

圖片來源：2004 年 12 月 1 日，筆者拍攝。

<sup>62</sup> 〈捐題重修芳名〉，碑現懸掛大天后宮大雄寶殿山門內，高 70.5 公分，寬 325.5 公分，碑為木質。

## 八、結論

在探討歷史建築物與聖域建構者所結構之神聖空間上，本文提出了部分有別於目前認知的視角與看法。從明寧靖王府邸的肇建開始，以真實空間中的人、事、時、地、物開始辯證，到想像空間中理想與幻象的描述，直到真實與想像兼具的另一種可能性之結局，以重新建構大天后宮神聖空間作為前提，在盡量向在場者身分靠攏的過程中，發現各種有關歷史性、社會性、空間性等形制與功能問題，於本文中提出各類的另一種可能性答案。

首先，本文質疑明寧靖王府邸主體南側曾存在宗人府建築的空間真實性，在過程中，對各界普遍認為寧靖王朱術桂的大明正朔地位與兼任宗人府宗人令職稱提出不同看法，並發掘了鄭成功擁有朱明王朝之宗人府宗正職銜的歷史性文獻。筆者認為寧靖王府邸在明鄭時期應沒有何種無可取代的重要性，且於各史料中也沒有明確記載該王府即是代表朱明宗室「正朔」形制的禮法建築，建築主體也無法以「奉明正朔」之崇高地位來支持其南側應有「宗人府」屋宇的真實存在，亦不能以北側有疑似「監軍府」屋宇，所以南側亦應有「宗人府」屋宇以相對稱，來確認此一史料未載之迷樣建物。在目前普遍的認知中，對大天后宮北側建物興建於明鄭時期並曾為「監軍府」功能之說，筆者也無法從現有的歷史文獻中得到充分證實。因此文史各界應重新對此建物最早的興建時期與建物功能，再進行更充分的文獻論述或推論依據，才能證明目前普遍的認知說法。

現大天后宮建築群的肇建與得以保存至今，目前可以肯定的遠因大都與「施琅」關係密不可分。在「施厝衙」名稱的疑案中，本文去除「漢奸」與「叛將」的民族主義思考模式，以文獻調查方式推導出其他的可能性答案，此種方式或許能更清楚看到施琅與明、清兩朝另一深層的面貌。

對於朱一貴事件中，大天后宮曾被朱氏改為「黃帝殿」之野史傳說，筆者以該場域的社會性背景來推論、分析了形成原因。質疑此說可能為大天后宮信徒所聯想之虛構名稱，其目的是為了提高該宮場域本身無可比擬之神聖性，進而連結成形的想像性說法。

此外，筆者亦從歷史紀錄中，發掘了〈重修臺郡天后宮圖說〉中的歷史訊息，探討大天后宮在嘉慶 23 年之前正殿所在的正確位置；並連結了傳統建築的倫理

規律、儒釋道精神、歷代重修紀錄、嘉慶大火紀錄、三郊商團海外經驗的空間想像、建築匠師的境象意念等各個視角，推論出現行拜殿空間應為嘉慶 23 年前之正殿所在，現正殿空間則為當時之後殿。

筆者在大天后宮官廳空間功能的解讀過程中發現，祭祀前先進入該場域是為了在有意識或無意識下轉化成動態或靜態的儀式性行為，並以導引崇祀精神與信仰意志為最終目的。大天后宮的神聖場域相對於外界一切的世俗域，官廳的過渡功能成功地隔絕了世俗域，並於此空間的沉澱時間中，創造了人類在缺陷知識中求助於祥異的幻想世界並追求幸福完美的基本渴望。這創造出來的幻想空間，使人類居住的世俗域相形之下更顯虛幻，信眾更努力追隨媽祖信仰，並試圖將世俗域營造成更為接近幸福完美的理想化世界，但在營造的過程中恰好更彰顯了世俗域的雜亂無章。

因此在參拜者與大天后宮聖域的結構化過程中，先進入官廳內進行之動態與靜態的準備動作，將內、外兩個空間做了進階式的短暫隔絕，讓聖域的幻象經由短暫的時空轉換變得更为真實，這樣的功能亦使真實的世俗域轉變成虛塵幻境。所以在祭拜前先進入官廳進行洗滌身心靈的精神儀式，進而讓進入聖域後的信眾更加增強其尊貴聖潔的神聖感應，這也正符合了碑記中「地雖窄，而氣象寬也；近市囂，而到此心肅也」的官廳主要功能。可惜，民國 60 年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之主事者，將第二進官廳改為今之大雄寶殿供奉三寶佛，<sup>63</sup> 原有官廳之空間功能現今也不再被重視。

筆者在蒐集本文之史料與傳說的過程中發現，對空間的詮釋應是主觀和客觀同時兼備。大天后宮建築群部分的形制及功能問題，經由筆者所提出上述列舉之歷史空間疑點之外，應該仍然能夠繼續發掘更多遊走於真實與想像之間的各種議題，並能再次進入臺灣建築文化中更深層的思考面向與辯證方向，推導出更多元、更逼近真實景況的各種可能性答案。

---

<sup>63</sup> 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85。

## 引用書目

- 〈重修天后宮碑記〉(1778)，碑現位於大天后宮拜殿。
- 〈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1765)，碑現龕於大天后宮大雄寶殿前門南面牆。
- 〈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1765)，碑現位於臺南市南門碑林。
- 〈重興大天后宮碑記〉(1830)，碑現龕於大天后宮拜殿。
- 〈捐題重修芳名〉(1856)，現懸掛大天后宮大雄寶殿山門內。
- 〈Southern Ming calendars〉,「SERICA」,下載日期:2013年5月21日,網址:<http://oldchinesebooks.wordpress.com/2012/01/02/southern-ming-calendars/>。
- 〈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下載日期:2014年6月23日,網址:<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DA09602001447&version=1&assetsClassifyId=1.1&menuId=308&iscancel=true>。
- Soja, Edward W. (索雅)(著),王志弘、張華蓀、王玥民(譯)  
2004 《第三空間:航向洛杉磯以及其他真實與想像地方的旅程》。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Tuan, Yi-Fu (段義孚)(著)、潘桂成(譯)  
1998 《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臺北:國立編譯館。
- 毛紹周  
2008 〈地方場域歷史的再確認:初探臺南大天后宮的住持僧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1: 1-46。  
2010 〈再探臺南大天后宮的住錫僧侶〉,《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15: 129-152。
- 王貴祥  
1998 《文化·空間圖式與東西方建築空間》。臺北: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石萬壽  
1980 〈臺南府城的行郊特產點心:私修臺南市志稿經濟篇〉,《臺灣文獻》31(4): 70-98。  
2000 《臺灣的媽祖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
- 江日昇(輯)、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0(1704) 《臺灣外記》,臺灣文獻叢刊第60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余文儀  
1962(1764) 《續修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121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李元春(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8 《臺灣志略》,臺灣文獻叢刊第1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李乾朗  
1980 《臺灣建築史》。臺北:北屋出版事業公司。
- 亞新國土科技(測製)  
2004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像片基本圖:臺南》,圖號:93r008-068。臺北:內政部。
- 林 豪  
1957(1870) 《東瀛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林會承

1987 《臺灣傳統建築手冊：形式與作法篇》。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姜義華（注譯）、黃俊郎（校閱）

2012 《新譯禮記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施琅

1958(1684) 《靖海紀事》，臺灣文獻叢刊第 1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徐鼎（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3(1887) 《小腆紀傳》，臺灣文獻叢刊第 138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徐復觀

1975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高拱乾

1960(1696) 《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6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張廷玉等（撰）

1971 《仁壽本二十六史·明史》。臺北：成文出版社。

陳衍（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4(1922) 《福建通志列傳選》，臺灣文獻叢刊第 195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國瑛等（採輯）

1983 《臺灣采訪冊》。臺北：成文出版社。

曾吉連

2001 《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

黃一農

1996 〈從湯若望所編民曆試析清初中歐文化的衝突與妥協〉，《清華學報》26(2): 189-220。

黃建中

1957 〈明嗣藩頒製永歷〔按：曆〕二十五年大統曆攷證〉，《大陸雜誌》15(10): 313-316。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61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趙工杜

出版年不詳 《第一級古蹟大天后宮（寧靖王府邸）修護工程結算書》。臺北：博風技術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劉良璧

1961(1741)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74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蔣元樞（纂輯）、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編）

1983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蔣毓英

1993 《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謝金鑾、鄭兼才（纂）

1962(1807) 《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 **Spatial Hybrid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 Great Matzu Temple**

Shao-chou Mao

## **ABSTRACT**

The Great Matzu Temple of Tainan, a Grade I historical monument, was built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during the Ming-Zheng era. For various reasons, related information and literature remains limited and scarce. Moreover,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name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ancient buildings also vari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hen historical events. Passed down through legends and folklores, such names and functions were constantly recreated. Hence, the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historical buildings became hybrids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and their actual existence or authenticity became questionable.

In the light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al theories and principl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contemporary recognized names and functions of these ancient buildings against related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Whether there exist other possible names and functions is further explored for more in-depth analysis and for reconstructing the actual reality.

**Keywords:** Shi Cuo Ya, Huang Di Dian, “A Diagrammatic Explanation for Renovation of the Great Matzu Temple of Tainan”, The Great Matzu Temple of Tainan, Guang Ting, Zong Ren Fu, Jiang Jun Fu